斆藝齋文存

斅藝齋文存一

鄒叔子

新化鄒漢勛

王制周尺章㫖解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鄭注謂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于算法極詒于記文易三字增一字去九字共更定十三字五經算術梅氏叢書皆宗鄭注蓋二人皆知

算之士故不敢偭規鑿巨而為異說愚意記文之錯無疑但欲少易數字則又有一說小篆六四二字形近六尺四寸當作六尺六寸蓋取攷工記之言吕為說吕六尺六寸之率算之古百畝今百四十六畝九十二步十六尺四十八寸古百里今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蓋上段據整言九十三步奪九字而到十三兩字下段奪三字而羨二一分兩字計譌一字奪兩字到兩字羨兩字共易七字而于算詒蓋數目原易舛或當漢初高堂生后蒼孟卿諸儒起艸之初涉筆偶譌已自加點

定綴三九二字于簡末寫者不識離合其體遂成二一分冊字矣如此則于記文之規橅不失知者其或嗤予言乎疏泥周尺八寸之說謂周尺八尺實止六尺四寸周尺六尺四寸實止五尺一寸二分用已立算無異于鄭荅猶嗤八與六四之例于算法不差嗤用算勞矣雲莊集說于鄭孔所得數下又添尾數無是算法直不知算者耳

王制周尺章後辨

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見蔡邕獨斷嗤殷尺實當夏

八寸九分寸之八近九寸邑盩舉成數言之周尺于夏爲八寸于殷爲九寸也夏后五十殷七十周百畝其數相當近儒言之數矣今享椎其率周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見司馬法殷七尺二寸爲步于夏尺爲六尺四寸也步七十五爲畝畝七十五爲夫孟子言七十舉成數夏八尺爲步步七十二爲畝畝五十爲夫王制所記主說夏殷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句絕畝三句絕十步句絕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句絕一里句絕六十步句絕四尺句絕四當作二二寸二分句絕

分讀去聲非分寸之分古者謂夏今謂殷此葢殷人舊文漢初諸儒剌入此篇故其文特奧衍也周尺謂周正周盡之尺非代名近儒江氏方氏之說可依用夏百畝㠯新率言之爲步七千二百㠯五十畝爲一區區方六十步積三千六百步夏四步率當殷五步夏四步夏尺三十二尺殷五步夏尺三十二尺適相當夏六十步當殷七十五步夏六十步自乘得三千六百步爲五十畝之積殷七十五步自乘爲五千六百二十五步即七十五畝之積也若是則夏百畝當殷百五十畝記文葢分析言之一曰東田百四十六謂田居

宅東者二曰畝三謂二夫之宅也三曰十步謂宅旁之
場圃也夏殷中田之廬葢合二夫而聯造之廬𠞊扗田
之西若北而田居廬之東若南故號其田曰東田東㠯
晐南猶周之言南畝㠯南晐東也夏制方六十步爲一
大區區中縱橫而畫之𠞊方六步而一小區共得百小
區每小區積半畝也殷人不改此畫但更尺步而大區
爲方七十五步小區爲方七步半矣𠞊二小區積畝半
周則竟㠯二小區爲一畝也殷人二夫宅各占二小區
故畝三也二宅之場圃各南北豎一區東西廣五步二

圓相聯則十步長盡區而廣十步適一畞合東田百四十六及宅地畞三圓地一畞則百五十畞也夏之百里爲步三萬六千

知者㠯夏服五千里卽周九服萬里是夏一里而當周二里也周步五當夏步三周六百步僅當夏之三百六十步故知夏卽㠯三百六十步爲里也

㠯夏四般五之卒除而槖之得般步四萬五千般盇㠯三百七十五步爲一里故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也一里六十步者更耑明夏里言夏一里㠯般一里校之夏里輒長其長爲夏之六十步也二尺二寸二分者言夏二尺㠯般二尺校之夏尺輒長其長爲夏尺之二寸又夏九分寸之二

分也下分字去聲作詩說竟辭衣就寢思之思之又爲此說覺改字僅一于算法又協佀校優也難曰周人宅及場圃合二畝半此言二畝何已不同嘫此異代之制不可齊一況殷二畝實當周二畝六六不盡二數密近而此稍廣無足疑也難曰記文畝三到言之十步又順言之一簡之閒好異如此何哉嘫此亦記者之意到順其文已示更耑非好異也難曰夏已八尺爲步殆據本記而已古爲夏耳何用知夏已七十二步爲畝也嘫此已孟子夏五十畝當周百畝獨斷周一尺當夏八寸及本記夏步八尺司馬法周步六尺三者推求而知之周一尺當夏八寸周一步長六尺當夏四尺八寸是則周之五步乃當夏三步也周百畝方百步周百步實夏之六十步方百步積萬步而爲周百畝之實則方六十步積三千六百步爲夏五十畝之實明矣已五十畝除三千六百步得七十二步是夏已七十二步爲畝之明證也難曰嫌舊說改字多乃爲令說何已又改四爲二嘫四二大篆形相

近差二畫耳易于混淆非
速行糸句盡刪之比也

釋觀

觀示也下之人吕悳行道埶觀示于上之謂也觀盥而不薦鄭君注諸侯貢士于天子鄉大夫貢士于其君必以禮賓之惟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其說是矣勛謂初六童觀謂吕僮子而與于興賢舉能之數猶後世之舉神僮宋之舉念書僮子小人貪進故吕早歲得舉爲吉君子戒盈故吕少季登科爲吝六二闚觀謂不求悳行道埶之是而闚測上之好尚

以覬與舉是妾婦之道也故曰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
退觀句絕謂于觀示惠行道蓺之事覺我心所得殊有
進退猶漆雕開之言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傳以爲未失
道六四觀國之光觀亦句絕國之光猶詩言邦家之光
矣下之人以惠行道蓺觀示于上上之人必有觀之者
五上二爻皆據上之人以爲言觀竝如字觀我生君子
言觀之之人賢也觀其生君子言觀彼之人爲君子而
我不得君子而觀之自傷也故傳以志未平釋之九五
傳云觀我生觀民也者言觀我生是觀民之人也以民

釋我生見我者民自我而觀我生則上之人也上播于下爲臨下敬于上爲觀故二卦詮相對

釋明夷

明夷六爻皆言月食明謂月月得日光而明故月亦言明繫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夷傷也明夷則月食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飛飛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明夷于飛言月食于朱鳥也垂其翼言月食初虧自下其上之餘明若飛兩翼然六二明夷夷于左般馬王本左東也左般謂月初東升也明夷夷于左般言月食扗申夜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狩古通獸西方七宿有二獸象史記奎曰封豕參爲白虎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觜觿爲虎首是虎在豕南故曰南獸得失也有說別見明夷于南狩言月食于參觜觿也得其大首言月食初虧自上失其大半也上故曰首過半故曰大首志記也南狩之記統目爻辭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惠天牧曰入左腹始虧由左入中也鼎謂左腹地景之左腹也此謂月食初虧由右入中耳下文入于地可倒史記大角天王帝廷亢其南北兩大星曰

南門獲明夷之心謂復圓而見其中心也于出門庭言
壯內六之閱也六五其子之明夷劉本寸 惠定宇曰其讀
爲亥勛謂亥子北方亥子之明夷言月食于玄枵星紀
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不明晦謂食既登
升也初登于天謂月正中時後稍後之謂丁夜也地地
景也月入地景則食矣卦象二二主離日而壯地下夜象
也五變主坎月與二相當望象也五主地地景與坎月
同处食象也

釋貳聆

貳軫二國杜氏不言所杜開元占經翼山與軫山相接
杜楚門山中央最高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杜九江之門
水經注湖中有君山編山始即所謂門山也自此已西
江南岸之山爲翼若湘山者近之自此已東江南岸之
山爲軫若巴丘山者近之軫國應杜軫山之下始即漢
下雋縣之巴丘城今岳州之巴陵華容武昌之通城崇
陽皆其地楚之芋尹始克軫而目爲縣也貳國或即杜
翼山之下漢之索今武陵龍陽之地其是矣楚之鹿邑

殆克貳而已爲縣也是時楚方經略江南故盟貳軫也

或曰貳泥古均近相通叚古貳國在泥水左右恐非

九江攷

九江漢志曰在尋陽南水經曰在下雋西北一謂湖漢一謂洞庭二者皆是也蓋入洞庭之水四沅湘資澧入湖漢之水五脩贛盱鄱餘二者合之乃九也若已爲尋陽大江分爲九派者是又不善讀班志而誤者也難者進曰先儒咸謂豫章屬揚州五江在焉何得爲揚域譬之日本荊地也謂爲揚域者由于誤已湖漢爲彭蠡故

也余既有專說以明之且又得其證矣曷證乎曰水經注引劉歆之言曰九江謂湖漢等九水也夫以湖漢爲九江必不更以湖漢爲彭蠡明矣則劉歆之說本謂湖漢爲荆地此卽其證也難者又曰劉歆以九江爲湖漢等九水則九江宜盡在豫章而子以爲五在豫章四在湖湘何也曰劉歆謂湖漢等九水者固已兼洞庭四水而言之酈不善讀之而以爲入湖之水有九是又失劉意者也夫酈所謂湖漢九水者贛彭廬南蜀脩盱餘鄱也彭卽今章江廬在今廬陵南卽今袁江蜀在今南昌

皆入贛不入湖不得與贛竝偁爲九故知酈誤㗖則宋人謂九江皆入洞庭子㬂爲而不从曰九江入洞庭者其說有二一曰湘沅資澧酉辰无㵒漸一則無无澧而竝㠯蒸瀟其所偁皆小大不倫如沅湘資澧皆大水入洞庭者酉則漢志載行千二百里无卽潕行八百九十里辰行七百五十里瀟卽水經及漢志之營水郴子厚始㠯爲瀟水漢志不載其遠近要亦行六七百里皆次大水㗖三水入沅瀟水入湘亦不宐亞正流而目爲九若漸㵒之屬長不滿三百里湖湘閒如此等不啻百輩

何止于九故二說皆不可从嗞則導江先言澧而後言九江澧水不削于九江明矣曷爲而竝數之曰澧是地名古注之言不可易大氐荆州江南之地其水皆聚于湖漢與湖湘地之廣陜水之大小竝同故合之而併爲九山經洞庭山灶九江之閒明二湖皆是九江而山灶其閒則九江之所灶水經與漢志各得其一又何必執水經而非漢志哉

三江彭蠡東陵攷

三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也經曰漢水入于江東匯澤爲

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又曰江水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此中江也漢書地理志南江在吳南東入海又曰中江在蕪湖東至陽羨入湖二文相衛迺南江也彭蠡巢湖也東陵水經及漢志皆㠯爲在廬江金蘭西北是嘫不知東陵則不知彭蠡不知彭蠡則不知三江請先言東陵與彭蠡後世㠯巴陵爲東陵者非巴陵爲東陵宋㠯前無此語東之云者對西之偁巴陵更在西陵之西何得爲東此可一言而斷者也班孟堅㠯彭蠡爲在漢彭澤縣西者亦非曷由

而知其非亦㠯經知其非也經所云匯者卽彭蠡而敘之東陵之後則彭蠡在東而東陵在西若彭蠡在彭澤縣是匯在西而東陵反在東故知班誤也曷由而知爲巢湖亦㠯經知之也經言漢水入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葢謂彭蠡之水導而東行名爲北江夫其所導之川名曰北江則彭蠡在江北也明矣導江之經亦曰北會于匯是亦匯在北之證也東陵㠯東江北之澤巢湖𡙡大故知是巢湖曰或又疑水經末卷言禹貢山澤之処彭蠡在彭澤北是與班同東陵旣用一家之說則

彭蠡澱無以異而不知水經之彭澤不言縣者乃漢宛陵之彭澤聚班自誤水經自是亦非不从水經水經所謂彭澤北者卽巢湖也噫而人不能無疑也疑夫蕪湖之江班以爲中江而不爲南江不知吳越之三江與禹貢異以禹貢之中江爲北江以禹貢之南江爲中江更以浙江爲南江班意以此當禹貢故毗陵大江本中江也而謂爲北江蕪湖之江本南江也而謂爲中江但不敢謂浙江爲南江而震澤下流入海之道當時猶存南江之目故據其偁而斷震澤以上之流爲中江此班所

由致誤而開後人之疑竇也若然則謂三江爲婁江東江松江者非呂與經北江中江之文不論也謂本自一江但有三江之目猶震澤名爲五湖者其說亦非經既言中言北則非一江明矣由是而三江分流可得而言矣北江之分卽杜彭蠡蔡仲默目擊江水過入巢湖成爲巨浸載其說于集傳水經漢水與江水合又出居巢南皆中江與北江分之證中江卽江水正流漢志云中江杜蕪湖首受江水東入湖卽南江分中江之明證由是而三江經行之道可得而言矣北江當自巢湖東出

納滁水貫樊梁甓社等湖注于海今雖斷絕然巢湖因
受江水亭爲大澤則猶昝也巢湖之水又東合滁水亦
猶昝也但滁自入江不東至海耳禹貢雖指載樊梁甓
社等湖皆分流入海則北江下流之故道猶彷越絕書
棠邑浦上有江漢祠棠邑社今江浦縣漢時猶立漢水
祠則北江至其地明矣南江亦由江水納桐水反豬爲
丹陽湖又自丹陽東流入震澤㠯注海今自丹陽入震
澤之水俗名之爲永陽江又曰溧水又曰瀨水則南江
之故道今具在也若夫康成書注漢爲北江湖漢之水

爲南江江爲中江至揚州又分爲三則漢及江與湖漢
亦有三江之偁水經注湘水爲南江漢爲北江此又一
三江也又嵎江峽江與岷江亦爲三江則三江別有三
說而皆非禹貢之證也禹貢之三江經證自明但不知
東陵則不知彭蠡不知彭蠡則不知三江故東陵之證
明而彭蠡可知彭蠡可知三江不煩言而定矣
漢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地攷
兩漢荆州七郡而江南居其四曰長沙零陵桂陽武陵
上世統謂之江水山海經曰祝融降處江水今衡之祝

融峯是矣大戴禮記曰玄囂降處江水是爲青陽案始
皇本紀荆獻青陽以西于秦漢書鄒陽傳越水長沙還
舟青陽今茶陵是也虞夏謂之九江書曰九江納錫大
龜山經曰洞庭山在九江春秋謂之江南劉向書申無
宇爲江南令左氏春秋楚子田江南之夢皆目是也戰
國謂之洞庭之野亦謂之洞庭五都亦謂之江旁十五
邑而貨殖傳項羽本紀楊子方言諸書又謂之南楚江
中江沅之間沅澧之間九疑之野江潭之間一江南之
地而數易其名學者幾無從而攷證漢興始置四郡其

名最箸其地皆可攷也案漢書地志長沙郡秦置漢爲
國莽曰塡蠻縣十三逸周書長沙國周成王時獻鼈國
策亦有長沙之目知長沙之由來久矣其十三縣臨湘
今長沙及善化羅今臨湘連道今湘鄉益陽今益陽下
雋今巴陵攸今攸縣酃及承陽皆今衡陽湘南今湘潭
昭陵今邵陽荼陵今茶陵州安成今吉安府後漢書無
酃承陽有醴陵今醴陵容陵兩漢皆有沈志無晉書亦
無左氏春秋許遷于容陵杜元凱注地闕解者已爲今
華容則此容陵亦當爲華容矣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

道莽曰九疑縣十大史公書舜葬蒼梧曰零陵山海經亦載其事則零陵之目自舜起也其十縣零陵今全州營道今道州始安今興安及臨桂夫夷今新寧營浦今永明都梁今武岡泠道今寧遠泉陵今零陵王子侯表作衆陵洮陽今東安鍾武今衡陽後書爲重安別有湘鄉昭陽承陽承陽故屬長沙湘鄉今湘鄉昭陽今邵陽前書表湘鄉侯昌封十一季免昭陽侯賞封四季免故志不箸後漢乃常爲國云桂陽郡高帝置莽曰南平縣十一郴曰桂陽曰桂水名或曰桂山即水經注所云

桂水出桂陽縣北畍山者山海經亦有桂山則桂陽雖
仿于漢而桂山之名自化益時已縣矣其十一縣郴今
郴州臨武今臨武便今永興南平今藍山耒陽今耒陽
桂陽今連州陽山今陽山曲江今曲江含洭及湞陽皆
今翁源陰山今攸縣後書無陽山有漢寧今興寧武陵
郡高帝置莽曰建平縣十三續漢郡國志曰秦昭王置
名黔中郡高帝五秊更今名勛謂史記秦昭王三十秊
拔楚巫黔中三十一秊秦所拔江旁十五邑反復爲楚
則昭置黔中僅一秊耳故班黜之楚辭曰朝發辰陽今

夕宿辰陽又曰入溆浦兮余儃佪則武陵之闢久矣其十三縣索今武陵及龍陽孱陵今公安臨沅今武陵沅陵今沅陵鐔成今靖州無陽今芷江遷陵今保靖辰陽今辰谿及麻陽酉陽今永順義陵今溆浦佷山今長陽零陽今澧州充今酉陽州後漢無無陽義陵改索爲漢壽刺史治焉別置沅南今桃源作唐今安鄉佷山度屬南郡又王子侯表路陵侯侯童史記作洛陵侯章其邑即今溆浦縣城側之洛陽城也功臣表龍陽侯陳署即晉地道記龍陽縣亦今之龍陽縣也二邑皆當屬武陵志

不箸者無久即廢耳此四郡地之大略也而疆域亦可
按而知云重安故城在今衡陽縣西南八十里水經云
湘水北過重安縣又北過酃縣是二縣接壤也酃縣故
城在今衡陽縣東十二里是長沙之南垂與零陵之北
畍皆在今衡陽也昭陵故城在邵陽縣城北二里是長
沙之西略兼有今寶慶地也昭陽故縣在今邵陽縣東
五十里俗謂之故州都梁故城在今武岡東五里而二
縣皆隸零陵知長沙之西亦不越今邵陽矣水經湘水
至巴丘入江猶屬下雋知長沙北竟包今岳州也零陵

之地爲今永州南兼全桂內薄衡邵西暨武岡城步新寗與今靖州鄰東近寗遠與桂陽州接壤桂陽之地暨郴桂之全北入攸縣南越嶺有連韶諸州皆幅員近千里而武陵則又取廣漢書辰水出三山谷今銅仁之梵淨山無水出無陽行八百九十里則今都勻鎮遠皆屬無陽矣沅水出鐔成西則今黎平盡屬鐔成矣充縣酉原山酉水所出今在四川酉陽州則武陵之地西居貴州半省北規湖北施南四川酉陽南盡嶺內有辰沅靖永順常德澧州永綏鳳皇乾州晃州四廳二州四府故

武陵爲雄郡南北之瓜分也且爲武州矣此其直圍之大較也

昆明攷

昆明與巂皆西南種族名也史記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爲巂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又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南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

能通身毒國徐廣曰永昌有嶲唐縣後漢書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又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憐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十九年遣劉尚擊之度瀘水入益州畍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又建初元年

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巂唐城大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民舍肅宗募發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于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水經注筰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巂曰筰皆夷種也劉昭續漢書志注巂唐本西南夷史記曰古爲巂昆明嶲昭曰同師邑名也不知所杜漢書巂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

十里華陽國志舊唐有同水水從徼外來同周古字多通用同水周水一也同師疑在同水之近側曰同師者猶洛師云爾案雲南志舊唐當在永平縣西竟保山縣北竟雲龍州南竟周水其潞江類水其枯柯河與大氐漢之舊唐葉榆邪龍不韋雲南比蘇弄棟皆古舊昆明之地也葉榆今大和縣北竟及鄧川州邪龍當在蒙化永平順盜班固曰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濮行五百里其即今之碧雞河與不韋今永昌府保山縣雲南今雲南縣及大和縣南竟比蘇在今雲龍州西弄棟今姚

州定遠廣通皆其竟嶲近西而昆明近東二種皆無君長至𣇈承始封爲邑侯此繩水已南之昆明𣇈繩北亦有昆明元和郡縣志嶲州昆明縣東北至州三百里本漢定筰縣屬越嶲國後沒蠻夷周武帝立定筰鎮武德二年于鎮置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已爲名定筰今鹽原縣也唐書爨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此則昆明居金沙江之北有古筰都地也東爨部㵎昆明益東徙唐書昆明東九百里卽牂柯國也又西趙蠻西屬昆明南西珥也通典云西趙蠻西至昆明南至西珥河通鑑

注西珥河卽牂柯江形如月抱珥故名唐書龍朔三季
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昆明比樓七千戶內坿總章三
季置祿州湯望州咸亨三季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
坿析其地爲殷州總州敦州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
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
麻等四十一州地理志殷總敦𤔡黔府羈縻州中湯望
盤麻𤔡戎府羈縻州中黔府又有竇州萬歲通天二季
以昆明夷內坿置大約今敘州之西南竄遠之南及昭
通東川曲靖大定興義廣西廣南鎭安泗城諸府州皆

爲昆明所居故有四十餘州其協靖曲播陵鉗哥靈滈

切駒品從柯連磨衞十二州宋史謂之后門路者惟協

曲二州爲舊制餘俱在四十一州中可推而知也五代

史記昆明在黔州西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結跣

足披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昆明

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

若土𤗲牂柯邑來是羅殿王亦爲昆明也普露靜王普

盌郡王之譌即普里也唐書曰東爨後分爲七部四日

纍蠻五日盧鹿二二部分保竹子嶺竹子嶺在今宣威北

盤拕長之分山也至安南東北二水之會而止盧鹿部
郎水西暴蠻部郎于矢普里羅殿是也

漢路山攷

漢書地理志都梁有路山資水所出水經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注云資水出無陽唐糾山路山之別名也明一統志唐糾山在武岡州竟康熙武岡州志唐糾山在州西南百里今案武岡西南無百里之竟西南百里當在城步竟矣蓋舊時武岡本轄今城步地武岡志據舊文而未更正也今自武岡泝資而上凡有三原其西

者出廣福山山杜城步安化二都之西北四都之西南水名路谿東注其中者出茅坪坳坳杜城步石井圖水名石井北流其東者出唐子畍畍杜安化一都之東南威谿鄉之西南水名申谿北注三原合而爲資水入武岡西南畍始納威谿就三原而論之惟中原稍長東次之西取短而西原有路谿之名蓋路山之名所衍也則廣福當是路山矣東原之山曰唐子名侶又唐糾之轉變也曰道里計之唐子去武岡八十里與所謂西南百里者差近則唐子當又是唐糾矣嚮曰山埶論之自大

古山而西北爲黃泥山爲大嶺爲茅坪爲大畈爲長衝
爲蕭家山皆資沅閒山也自大古山而東北爲青谷山
一名青岡一名青畈爲黃帝畈一名大平畈爲唐子山
爲三十六峯爲九坳山爲西山皆咸谿西山也盡于咸
洒自蕭家山而北爲車田嶺爲斗谿山爲白牛塅爲水
楊山爲雅頂背爲楓門嶺爲廣福山爲桃原山爲金紫
山爲黃茅山皆九谿東山也盡于武岡凡此一榦二支
古人葢皆嘑爲路山廣福之谿抒路名則其西麓也中
谿北原號吕唐子則其東阜也就原之長與山之榦者

而論之則茅坪爲路山之正矣靑衙又單名衙山或亦路之聲轉也後人不識古人命名遂闊徒指一處而爲言則唐子衙山其近是𡺸不足㠯盡路山矣

屈子生卒秊月日攷

勛寓于新康與舍同縣鄧湘皋先生㠯攷定屈子生卒事相屬並出巴陵方冉亭埜屈子生卒秊月攷勛讀之見其詮爲可馮但引據或未確持論或未精談厤法又及髙舂遲疾贏縮之事意欲求精不知反不詒于古于是發憤成此篇夫欲攷屈子之生卒必先定作離騷之

歲月案史記屈原列傳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
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劉向新
序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懷王用之秦使張儀之楚貨
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尙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
內賂夫人鄭褎共譖屈原原遂放于外乃作離騷張儀
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破張儀去秦相楚詐楚絕
齊皆在懷王十六年則原之見放作離騷必是年也離
騷曰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又曰及年歲之
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又曰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

乎上下王尗師注于嵒曰及秊悳盛時中曰冀及秊未晏晩未曰願及秊悳方盛壯邑是徵之則作離騷之時屈子秊方壯也惟老冉冉其將至兮佀非壯秊人所宜語嘫尗師注引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偁焉下繼之曰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于後世蓋志士惜日不覺其秊之方富也況冉冉訓漸漸見五臣文選注曰將曰漸漸皆望而未至之辭則離騷爲屈子壯時所作明甚夫是則屈子之生秊可攷矣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尗師注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庚

寅日也言己吕大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毋之體而生據是則屈子故吕寅年正月庚寅日生也攷楚懷王十六年周王赧二年也其年龍在戊申後七年爲愼王二年壬寅後十九年爲頃王三十八年庚寅後三十一年爲頃王二十六年戊寅後四十三年爲頃王十四年丙寅後五十五年爲頃王二年甲寅壬寅則大幼甲寅則非壯盛記曰五十始衰故曰非壯盛皆不必疑惟庚寅戊寅丙寅三者難定耳續漢志甲寅厤于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做用漢興卅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

更用大初又曰甲寅己巳冓巳皷行效後格而不用甲
寅卽殷厤是孔子時用殷厤秦時用顓頊厤六國承孔
子之後則用殷厤可知矣殷厤魯元公四季正月天正也
己酉朔旦冬至弟十六蔀首也其季靑龍甲寅卽考王
十四季也魯康公四季正月天正也戊子朔旦冬至弟十
七蔀首也其季靑龍庚午卽顯王十八季也顯王十四
季丙寅入弟十六蔀七十三歲人正大庚戌朔月內無
庚寅顯王三十八季庚寅入弟十七蔀二十一歲人正
小辛酉朔月內亦無庚寅惟顯王二十六季戊寅入弟

十七蔀九歲入正大庚午朔庚寅爲月之二十一日則
屈子之生呂顯王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審矣從顯
王二十六年下至作離騷之年適三十一歲記曰三十
曰壯則及余飾之方壯者正三十之謂也其屈子之卒
則已攷定於讀書偶識中○今以質秦昭王三十年也屈
子年六十七矣

新化鄒漢勛叔績

汝淮泗注江說

漳冀水也而楚邑為望沮楚望也而郊邑為都洛成王之所卜也而杜于雒溱鄭人之所禊也而杜于南濟北瀆也而贊皇有之湛豫浸也而河內有之資入洞庭者也而蜀中有之湟河西之川也而下南越由之泜晉陽之水也而斬陳餘于是漢有東西遼有大小水之同名不可勝述汝漢淮泗同注于江之言也子輿氏有之墨

翟氏有之呂不韋氏有之㠯爲記者誤也則不宜三氏同誤㠯爲吳之溝通也則三氏者皆曰禹且溝通者江淮也汝泗又何說焉㠯處之其溝也自南而北亦當曰江注淮何爲而盡曰淮注江也故知三氏之言必有所謂而非俗之所㠯謂三氏者也余臧斯或十載于斯今而後怳然矣夫所謂汝者非天息之汝淮者非桐柏之淮泗者非陪尾之泗皆注江之水也彼三水者與此同名者也然則汝非天息之汝又何汝淮非桐柏之淮又何淮泗非陪尾之泗又何泗汝者漢地理志豫章郡有

臨汝縣臨汝云者邑臨汝水之上今南昌有汝水即盱江也西北流入湖漢則所謂汝者乃湖漢也淮者地理志引桑欽之言曰淮水北入江今江南之青弋江合桐水注丹陽湖又自丹陽北入江過今地數郡卽所謂淮也泗者海內經有之泗出吳過胡陵東南入東海或已爲洙泗之泗者非洙泗杜曾不應曰出吳且不入東海漢廬江郡胡陵邑南有白湖卽巢湖巢湖有四原西曰肥水東坫阜河三叉河柘皋河皆注巢湖又自巢湖入江此卽所謂泗也亦卽禹貢之北江若是則三氏之言

不甚較明乎而今之釋者必㠯爲天息之汝桐柏之淮陪尾之泗是何異于㠯雒爲土中瀆拄趙覓楚沈牲于大要邠立邑于荆山豫資浸于冀土訪滄滙于西蜀尋斑竹于成都歌鄭風于臨武問樓船于河首弔陳餘于晉陽通二遼而一之也哉

寶慶疆里圖說

夫作圖之法古有成規蓋必明于句股測知形埶更能測星測景又有指南記里準表重測之器故其成圖也特爲精絕暴秦滅法㠯來知者蓋尠晉裴秀作禹貢圖

條隙六法尚能抒其彷彿賈耽諸人略能宗仿此後又將絕矣　國初胡朏明渭文申明六法而已鳥道爲要可謂振墜緒興絕業者焉自是踵而效之者寖多然取鳥道之說則未有詳言者而朏明所撰禹貢圖不盡支川因之地勢差迻亦未爲精妙知之非艱行之爲艱不信然乎近世爲地志者大半委之畫工書吏畫工之法與圖地形者迥異叚手斯涂是南轅而尋大行也書吏則艸艸應責豪無法度安得有善圖哉今作斯圖澂鑒諸弊增益六法講毌旣明方舉郡內髦俊轉相授受按

方按討既成全圖始一一分劃削爲小圖㠯箸于篇又繪爲六圖冠之篇首其指揣方向鉤心鬥角㠯明形埶尋厤川涂犖榷近遠㠯明分率用心良苦知者亦希嘫記里表準之器徒有成說未能造具不克見之行事是所不及于古人而未快于心耳夫作圖必明分率分率者約地之廣陝與紙之廣陝犖榷而命之之謂也其法畫紙爲正方格或每方千里或數百里或數十里數里惟所命此作圖之弟一誼決不可變者也作圖而無分率是謂偭規鑿巨嘫知者雖多而能者絕少則由不知

其病也畫工描景之法近密而遠疏圖地形者亦師其意近城之処雖爲地無多必廖郭盈紙及乎四竟雖疊土廖郭反窄陝無幾病一也畫工之畫山也必爲崇峻峭陗之勢一山之廣大必寸許方能容其畫川也必爲波瀾壯淼之狀一川之𨑒厤長充幅者闊亦寸餘夫圖之大者不過方丈切緇而廁之卷首僅尺許耳勢必不能容于是一圖之中僅一二經流四五崇山而已而山川之關會概未之及病二也又見方志中繪城郭必如栝盌之大荀削門巷尺許之幅一城已居其半竟地無

從而安則扁縮不能如率病三也書吏之圖略具城邑汛哨此外皆不之及山川城邑之大率如苟病既無分率則無遠近故汛哨距城之里數必書于幅每繪一処多至數十字本是粗獷之法斷不可用而保烖之徒反吕爲明爽圖何吕堪病四也葬師之法專圖龍穴環回抱護曲折必明一片之山動盈尺許病五也今爲此圖五病皆祛又酌古今之圖勒爲成法凡作山但連疊數人而已作川則爲雙綫經流稍闊支水周尺度之僅分許乾流故道則墨塡其中伏流則空之而使其勢迴屬

書伏字于間繪涂則疊點分畍則單綫城郭略具形埶大小依卒字書于中故城則塡墨字書于上郵圍洞柴則有□△○之別關則爲TT塘汛則爲扣橋則爲□渡則爲○皆拄水中又別以五色分卒之方格方隅之斜行于甲之記號皆以黃色山川城郭之形皆以墨色道涂以藍色分畍以赤色去誤則以粉焉分卒旣明而準望可得而言矣準望者方隅鳥道之謂也胡朏明言之詳矣方隅之法自來地志之書惟四正四隅十二方朏明增爲十六曰正東曰正東微南曰東南曰正南微東

餘吕類推堪輿家則有二十四向測望家則有六十方三百六十度若吕三百六十度六十方則大略吕八吕十二吕十六則大疏今酌用二十四而學者每疑二十四向之不古不知緯書之言明堂也有巳地丙地之論淮南之敘節候也有指甲指寅之文一興于六國一起自漢初復何疑焉而作者之不能明方隅也則有八病地圖之制無論冊書卷軸必上北下南蔣東後西昧者初見冥不能辨到易其方或上南下北或隅正反皷病一也舊志及宋訪冊但有四向或并四向而無之據吕

作圖無從位置病二也作圖者先定中宮作一縣之圖以城郭爲中宮一府之圖以府城爲中宮一省之圖以省會爲中宮中宮不立凡舊志乘訪冊所云東西南北舉不能定病三也省府州縣之竟原不正方城又不定処于中作者知有中宮又必以紙心爲中宮不知就偏裁空中實圖何以成病四也作者不能實測名山之方向徒依方志之言苟且塡入東南滲易子午乖方據其遞言布置形埶糾繆膠轕無從下手病五也多山之縣數里外即爲嶺嶠所阻障無從而測其方向是宜用轉

測之法轉測者先自城下測可見之山又自可見之山
已測遠山也舍是則已測者可塡入于圖而未測者斷
不能塡病六也既知轉測又不能以轉測之山塡之于
圖則由于不知轉遂中宮之法也夫繪圖者以城郭爲
中宮分而爲二十四向城下可見之山固可依而寫矣
而轉測者中宮非城郭乃城下可見之山也作者迷亂
不知遂易必昏或而不能成病七也遂易中宮之法以
紙書二十四向而中宮聚于紙心欲遂中宮則以此紙
之心摹套其処據向以書雖轉測至四五遞皆可畫也

不知此法則雖能測而不能繪䟽入也鳥道者空中鳥
飛一直無回轉之道也黔首日履川原而謂能知空中
之直徑人猷信之是必有法㠯取之講求其理凡有一
端取四海九州之遥者則㠯日星取一郡一縣之細者
則㠯句股重測既得二者又參之道路三法思過半矣
而不能者則有六病由北極出地之度可㠯知南北之
鳥道由偏西之度可㠯知東西之鳥道作者不䆒其理
不求其率雖有明文定法忽爲不經病一也出地之度
無有所差偏西之度地𡈼赤道北者類北陜而南廣作

者不知以率綴算形勢必不能肖病二也句股重測之法原以御高深廣遠詳具于周髀海島算經平日不能講明不知何以測度何以入算病三也徒能講明其法而無其器若準若引若表若筒四者無一必不能測又何以算病四也一縣之地可測者不過數處其餘山川必須以道里消息作者高論謂待處處重測方可入圖必無之理難成之事徒以驚人病五也既取鳥道得其遠近每每不能寫之于圖則由于不知作分率尺以度紙也作者既申紙命率必別造一尺長視紙之十格又

諸分寸欲取遠近則依數量之展轉回環惟其所用是
謂分率之尺不明于此遠近曷法𠮷取裁所六也今造
此圖𠮷府治爲中宮方隅則分二十四向旣成圖始去
其綫而留綫末𠮷爲標識其取鳥道也𠮷出地偏西定
五屬城而重測之法則𠮷製器未成不及做用餘則悉
依法𠮷製也夫作圖之必有道里者蓋𠮷圖之所肖惟
山川城郭關隘置畍里凥而巳城郭關隘置畍里凥咸
人所建置惟山川則𠮷一定之形經緯土宇尤不可略
乃山脈川道恒多曲折獨人行之道避紆趨徑避曲趨

直故道路校山水迂回特少此圖法所吕獨重道路也裴秀六法其三日道里其四日高下其五日方衺其六日迂直皆吕言乎道路也作圖而不能記道里者凡有七病圖有分率吕鳥道爲主道里出于人行吕人行校鳥道有絀無贏故納道里于分率絀者爲密合贏者爲眞差不明乎此少見不合輒自瞀亂病一也道路遠近于有塘遞之処官標其數佀爲可據嘫吕營册校舊遞每每塘鋪同処一所取涂亦未少異而鋪路十里者塘路輒止八九里彼此參差不能酌定病二也無塘遞之

路信口呂噂訊之涂次言人人殊有一里而實有二三里之遠者據呂入圖形埶乖舛𤵸三也兩山之閒必有川而山陝之際恆多兩水分流此實山川之關竅而亦道路所必經于此𢾅榷可得正形昧者漠不畱心任意迻置道里必乖𤵸四也地有高下路出其閒一上一下爲里必多又或南北大同東西無異自此之彼循弦必近磬折則遠又或一則羊腸九曲一則馳道直除遠近自應殊縣作者不知消息形埶必不能合𤵸五也定經涂之遠近步步而量未若記里鼓之推行卽知今之作

者不能有其器又不知㠯意消息圖必不成病六也水道人行皆有支裔交互毋穿徒有經涂名川而横出兼苞之谿徑經過之津梁概委而不繪則紙多空闊路不交川必致差迻病七也今爲此圖無論官道小路經緯咸登委曲備寫而又酌之㠯高下方斜迂曲之三法毋之㠯津梁圖既茂密差即易知此亦作圖之關楗也大氐古人六法今約之爲四要曰分率曰方隅曰鳥道曰道里而察其要害抉其苞縕廿又六病之説又興焉爲知者提其肎會爲習者道其艱苦或不㠯嘵嘵爲嫌也

極高偏度說

夫善言地者必合于天地之合于天者惟北極高度東西偏度爲最箸周官經曰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雨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㠯土圭測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記曰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測土深景短景長卽北極高度也正日景者謂由月食之頃于南北同度東西不同度之地同時識中星起漏刻各推至次日日中景正午之時驗其刻漏之多寡㠯知天之正午故曰正日景也于是轉㠯刻漏折度㠯定東西相距度故

正日景即定東西也旣以測土深之法知海內南北大距又以正日景之法知海內東西大距就南北東西之中而折算即求得海內之地中所云昆侖地之中也海內之地當北極之南赤道之北故近日而南者景短多暑遠日而北者景長多寒昆侖正直天之午位故其地日中即是天之正午直之而東者日出早當天正午之時彼之日已過中故其景夕也直之而西者日出晏當天正午之時彼之日未及中故其景朝也海內之四極南暑而北寒東風而西雨故景朝多風而景夕多雨此

總論海內也海內有九土禹貢九州于九土爲一土實東南神州農土也故昆侖在中國之西北每土又各有地中亦有四極以生風雨寒暑又以測土深之法定南北之大距亦折算以求一土之地中乃得五行陽城洛陽之閒爲中國之地中其地當午中夏至之時土圭景長尺有五寸于是建王國焉一土之地中亦曰土中故書曰宅土中參諸日中之景卽測景之短長也攷諸極卽測北極也今時測北極高下者咸由日景轉算宋沈括有直測北極術攷諸星卽測中星也正朔夕天之之定邪邪也旣有定邪邪轉以

日景中星攷之卽知偏度矣知定朿朿之法顯則由月食起漏隱則目气驗之焉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既景迺岡卽土圭匠人之法云故土涘景短長之說卽今之北極高度正日景景朝夕卽今之偏度及日出入時刻也是則周官之法上自王圻下至百里之國皆目土圭測之無不有極高及偏度蓋亦如今揣籥小錄之所載縣有極高及偏度矣

貴陽分星說

分星之說目周天十二次二十八星分係乎九州之邦

國已占祲祥玫得失者也原出于周官左傳詩緯淮南子其說古矣難者乃曰禹貢九州之地北屬流沙西至黑水東南盡海于四海之内特一隅耳已地圓之說玫之海内又地圓之一隅也天之經星盡乎天度而已分係一隅之一隅于理佀偏故分星之說雖出于周官左傳不能無疑焉然實無可疑也葢分星即土中之說所推耳九州固地圓一隅之一隅然既成爲一隅則猶宮之有室田之有區其畛域固畫然也則畛域之中自有至中之地有至中之地自有環繞于外之地其環繞于

外者爲四爲八爲十二爲二十八又其自然之埶也四岳而既配四象矣則十二國依方環削而已配十二次胡爲其不可也故曰分星即土中之說所推耳難者曰中國本大地一隅即可已配十二次而中國之外又何說已處之曰海內有九土土有一中環其土中各可配十二次焉又何患無說已處之地圜之內復有如海內者其處之亦猶是矣漢書埶文志有海中二十八宿國分臣分安知非其說也然而有可致疑者非杜是也乃吳越魯燕之錯亂耳保章氏職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康成注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書亾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左氏春秋傳曰有星出于婺女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顓頊之虛虛也姜氏蕃謂齊任氏蕃謂章泉二國又曰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大水室也又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

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鳥帑鶉尾也又曰龍宋鄭之星也龍蒼龍體也由是而言則分星之說玄枵虛危爲齊娵訾營室東壁爲衛實沈觜觿參爲晉鶉火柳七星爲周鶉尾翼軫爲楚壽星角亢爲鄭大辰房心爲宋于傳皆有明文可無疑矣而大梁昴畢爲趙已頗而推當亦不差惟星紀斗牛女淮南子已爲越吳降婁奎婁淮南子已爲魯析木尾箕淮南子已爲燕于地之

方位姝爲錯出孔穎達亦嘗致疑焉賈公彥又遷就爲受封之月歲星所扗之說其實非也蓋維首卽星紀有祇星扗維首而曰告邑姜邑姜齊女則維首亦爲齊分可知就傳意而繹之知斗牛女不爲越吳分野明矣詩推度云唐天宿奎婁則奎婁又不得爲魯也又曰鄘天漢之宿注曰天津也漢書曰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劉向㠯爲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爲燕又爲吳越齊宿扗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

亂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七國舉兵反鄘扗衛南近南燕彭城扗宋東南則尾箕之宿實當宋魯之閒其所云燕蓋南燕而非北燕若北燕則史記有云齊燕之疆占虛危此又見析木非北燕審矣由是以推則淮南子之魯始㳄之段借而吳爲魯之段借山海經云雷澤扗吳西故雷澤實扗魯西則吳乃魯之段借字明矣越則近魯之地桓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是也是則越吳魯燕非揚州徐州幽州也其以爲揚徐幽者實出于元命苞而史記有之劉歆三統厤用之其說又以觜參爲益州東漢時張衡巳疑益

州之說不古則元命苞之說蓋歆所撟造而史記之文又歆追改耳不嘫胡爲一篇之中既云析木幽州又云齊燕之疆占虛危邪歆作三統厤損夏季吕益周東漢時陳忠已駁之又奚有于十二次焉康成注周禮仍用淮南說踳矣嘫而後世用歆之說者實繇其于牂柯一郡尤多異說晉書天文志云魏大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柯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隋書地理志云梁州于天官上應參之宿牂

牁屬梁州其說一漢書地理志云秦地于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畍自宏農故關以西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華陽國志云牂柯郡上直天井故多水潦唐書天文志云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虛得兩戒山河之首又云東井輿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隴西自隴阺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爲越巂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柯地理志云劍南道蓋古梁

州之域漢蜀郡廣漢犍爲越巂益州牂柯巴郡之地總爲鶉首此曰牂柯爲鶉首之次其說二一明史天文志云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分野書成其書載井九度至柳三度鶉首之次四川布政司所屬惟縣州嶲分合州參井分餘皆井鬼分時貴州宣慰司屬四川則井鬼分也明沈思充貴州志云貴陽府貴州宣慰司定番州貴州前衞龍里新添等衞俱井鬼之餘此蓋用漢書之說明一統志云貴州宣慰司參井之餘謝東山貴州志云貴州宣慰司貴州衞貴州前衞龍里新添諸衞俱參井程

番參井之餘衛既齊康熙貴州通志云漢牂柯所轄諸
邑今貴陽已西皆其地據班固陳卓二說皆參井之分
張廣泗乾隆貴州通志云貴陽參井之餘此已參井合
言蓋采合漢晉二志已為說其說三郭子章黔記云黔
地連楚蜀總之不出鶉首鶉火鶉尾之次　國朝徐發
天元厤理云漢沔已南巴蜀邛筰已至滇雲交緬實翼
軫分楚之支也又曰夔辰銅仁鎮遠思南黎平播都勻
貴陽普安尋甸曲靖雲南徼江臨安新化敘馬湖武定
沅江大姚楚雄蒙化景東鎮沅順寧大理永昌騰越鎮

康木邦交州南甸占城緬甸皆翼軫鶉尾之分也又曰康熙十六秊十一月御史成其範疏言熒惑入井分九十餘日宜用兵進勦滇蜀朝廷从之益兵進勦明秊正月吳逆果敗連退五百餘里漢中成都龍安重慶潼川五府皆復抵瀘水而軍時論者㠯爲井鬼屬雲南分野何㠯不驗于滇而驗于蜀發曰此古法所㠯不可變亂也葢古法井鬼止屬秦隴岐豳之地原不涉滇自李淳風始㠯井鬼竄入邛筰甸僰至于桂林象郡所謂多其端緒㠯希偶中耳此又㠯貴陽爲鶉尾之次其說四唐

書地理志云江南道夷播思費南谿溱爲鶉尾分又云嶺南道安南爲鶉尾分發之說與唐書略相彷彿嘫發自己中岳嵩山爲中而均分十二方因吕命雲貴爲鶉尾分耳嘫牂牁爲參分之說出于陳卓卓文本之范蠡等七家范蠡鬼谷子時安得有諸郡國名必僞託也其說葢出于元命苞史記吕嵓參屬益州故牂牁等郡皆爲參分也鄭康成謂堪輿有郡國入宿度非古數卽此耳葢堪輿者卽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所謂堪輿金匱乃漢代術士之書故不詒古數而康成不用也洪邁容

齋隨筆云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嘫
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
自危至奎爲娵訾于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幷州且衛
本受封于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
司隸其它邑皆在東郡屬兖州于幷州了不相干而幷
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
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于辰在申魏之分
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于益州
亦不相干而雝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雁門代大

原上黨諸郡葢又自屬幷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
于李淳風之手豈非蔽于天而不知地乎由此觀之則
益州爲參分之說冉人已有嗤之者矣牂柯又烏得爲
參分哉噤則僧一行井鬼之說爲雀乎而亦不噤也一
行井鬼之說本之班固固見蜀屬井鬼而牂柯越嶲益
州連壤以意推之耳其辭固曰又有牂柯越嶲益州宜
屬焉則亦揣測而未定之語也一行爲兩戒之說卽奉
其言爲定案正恐是燕說耳葢三郡無成論分星之書
又久亾杜漢代卽各以意說故參差莫定徐發之言雖

晲出嘫能條毋成說不可厚非惟不免有小差耳發㠯嵩高爲中按之地形不若㠯五行山爲崔周公嘗曰五行山天下之中也五行者大行也卽今輝縣之白陘自此而均布之于經傳之言分野者固不詥矣若依發㠯鶉尾爲滇黔之分則差一次而軫不得爲長沙分吳不得有鳥衡之候亦非也大氐㠯輝縣爲中直之而南者爲鶉尾則德安沔陽長沙㠯西皆楚地直之而西南者爲河南府之東竟于河南省又得汝州南陽于湖北得鄖陽宜昌施南于陝西得興安于四川得夔州綏定重

慶遠敍州瀘州酉陽忠州石柱敍永于湖南得沅州永順乾州晃州永綏鳳皇其雲貴二省惟黎平古州屬鶉尾餘俱屬鶉火云郭子章黔地不離鶉首鶉火鶉尾之說語佀郭而實當質于班陳徐三家遠矣

新甯形埶說

新甯之爲縣本已控制苗猺內爲武邵之藩捍外接全桂之聲援其竟內爲都二十有八爲洞八都者里民之所凥洞者猺民之所凥猺民比諸里民僅五之一而皆聚処于縣之西竟宋之于水頭立治其埶獨偏于西南

隘者實以夫彝之故阯據水陸之通津握谿洞之要害足以鎭厭猺蠻耳宋史諸蠻傳云興安之大通虛新寧之盆谿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谿洞盆谿今爲縣西南之一大都西連全州南接東安北邇谿洞夫彝水自全而下首徑此都而八十里山卽扗其南去縣僅三十里故盆谿爲羣蠻之關鍵楚粵之門戶非僅新寧一邑之緊要也往時立四隘以制諸洞郎自盆谿迆而東北以至石門其首曰盆谿隘去縣三十里去石門七十五里以扼黃卜次曰石田去縣三十五里去石

門六十里曰捉猺衝羅遠一曰[羅遠]次曰魚洞口隘去縣三十里去后門二十里[壯上富郁]曰捉大絹次曰后門隘去縣四十里[壯下富郁今爲后門汛]曰捉麻林而于盆谿之章木山立保設官曰內統諸隘而外控全陽故其時猺不妄動而楚粵之姦民不起亦可謂知所守矣[章木保壯縣西南四十里盆谿滑谿]開之昔胡海洋之征飛山蠻也擊破新寨之名鶴金竹萬數諸柴梟其渠攻金竹壯今大絹洞而名鶴萬數未聞或曰即麻林之茅穴上富之萬自猺語不正噂之各異耳是則苗人猖獗之時新寨八洞方且西北出于城綏

吕爲之聲援而萬麻中城步知縣諶廷錦之言亦曰城步居楊洞之北當麻林之衝是當時諉吕新寧猺洞爲慮也（麻林新寧西北洞名楊洞未聞方輿紀要云楊洞在新寧西與全州西延接當即是今大絹洞之楊家莊矣）然嘉靖中古田蠻陷城步府縣檄麻林猺邀擊殲之是洞猺亦可資捍御焉蓋撫馭失方彼且西北結連而爲患綏來有法彼又可東西犄角而爲用而其要則在于設盆谿諸隘吕相控制故盆谿特爲羣蠻之關鍵云有明一代滇黔之道不出沅辰吕下常德而自靖寶吕通長沙其自滇黔適粵也亦自邵達衡而南入開有

自武岡取道新寧北竟出東安南者亦僅僅耳故新寧不爲通衢李定國困恭順王于桂林聲言由衡永而潛師出新寧徑度八十里山已至全桂恭順不及避遂及于難故八十里山實爲滇黔趨粵之間道言粵守者不得而遺而全州西延大步之地據夫彝水之上游順流而下新寧邵陽指顧可取則守邵者又必以大步西延爲外戶矣自新寧泝夫彝水西南上至盆谿四十里又百十里至大步又十五里至雷劈厓始不通舟楫順治七年馬進忠阻兵屍于盆谿十三年全州賊寇新寧直由八十里山而下亦可見盆谿八十里山爲楚

粵之巨防矣縣東北之竟幅員廣于西南扗簮俱爲零
陽里而鉎田一都居極東北邑昕武岡官道自新寍達
邵陽達東安郎于都內鵝口之旁分岐鵝口一作莪口張獻忠
蹂躪湖南分兵陷邵陽新化進至鵝口爲鄉團所歫而
返是則鵝口又爲新寍之北門也黃龍西㑇皆零陽所
轄之都順治七季馬進忠北出先襲黃龍十四季賀九
儀南侵亦掠零陽而明代及 國初皆設巡檢于靖位
明代又有鑿鼻西㑇兩隘均隸靖位巡檢皆扗西㑇要
不出于零陽一里之中是則零陽里又新寍東北之屛

祓而自零陽少西大白邨有楓木林方輿紀要作楓木嶺關在縣東北二十里舊爲戍守処今在大白邨非鎮城所之楓木嶺也舊嘗設關置戍巷又縣東之內限也若北關之設于近城北關在縣北一里黃桑隘之立于西北則已控御城步東儻之苗猺黃桑在下富邨去縣六十里當后門之北外所城步亦新城城邑之關鍵云近日藍逆起自九龍塘北趨威谿直指武岡置新寍于度外始已新寍城垣隳弛軍械民儲皆缺乏無足與爭也藍逆固駤豎無能爲即使桀黠而如此彼方攻武岡新寍即出勁卒千已尾其後內外夾擊亦必無噍類

矣若是則新寧之武備可不急講求與況乎賊民之聚也每于交阯遼闊之処城步之南新寧之西南楚粤之交阯也新寧東安之間又寶永之交阯也其間崇山峻嶺深林密箐扗処可㠯容姦則築新寧㠯蔽武邵亦今日之急務焉爾